

公众考古实践的多角度观察

The Multi-angle View of Public Archaeological Practice

王怡然*, 王 涛

WANG Yiran*, WANG Tao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北京 100089)

(School of History,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摘要:通过对近年来开展的形式多样的公众考古活动的3个方面——教育、社区、媒介进行多角度观察与分析,可以发现:发展公众考古实践对公民“终身学习”、构建学习化社会大有益处;在地社区开展的公众考古活动涉及群体更加丰富且有向常态化开展、地域化深耕的发展态势;处于深刻变革的传播场域中的公众考古活动逐渐从学者自发向学科自觉转化;融媒体助力公众考古传播指数级增长,优秀的公众考古成果转化与再创造进一步凝聚起社会共识,提升了文化自信。

关键词: 公众考古 ; 终身教育 ; 在地社区 ; 传播媒介

中图分类号: K85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19490/j.cnki.issn2096-698X.2024.01.003-011

Abstract: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of three aspects of public archaeological activities in recent years: education, community and media. It indicate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archaeological practice has great benefit to citizens' lifelong education and building a learning society; the local communities involved are more varied and the activities tend to be carried out in a normalized and regional manner. Due to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communications field, the practice of public archaeology has transformed from scholars' initiative to discipline consciousness. With the help of media convergence, the effect of public archaeological communication grew exponentially. The transformation and re-creation of good public archaeological practices have further cemented social consensus and enhanced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Keywords: public archaeology ; lifelong education ; local community ; media

作者简介(*通信作者): 王怡然(1993—),女,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新石器时代考古、公众考古。
E-mail:401907378@qq.com.

国家文物局组织编制的《“十四五”考古工作专项规划》中将“加快考古成果转化”定位为重点内容,强调“深入挖掘、整理、阐释考古成果,准确提炼并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实现多层次、多渠道成果转化,更好体现文物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科技价值、时代价值。”^[1]这一部分内容对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要求,明确了考古将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考古成果转化,是考古科学普及的过程,也是考古学的分支学科——公众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已逐渐由学者自发转化为学科自觉^①,国内的公众考古活动主题日渐丰富、主体逐渐扩大,与公众考古密切相关的领域甚至出现了“博物馆热”“游学热”等现象。公众考古作为考古学与当代社会的沟通桥梁,其发展对营造社会科学文化氛围、助力文化创新大有裨益,同时又因其特殊的学科性质,在社会传播层面,需谨慎“泛娱乐化”、结构主义等的影响。本文拟立足当前丰富多彩的公众考古实践活动,从公众考古发生的3个方面——教育、社区、媒介进行跨学科、多角度观察与分析,在此基础上尝试总结新时代背景下公众考古在我国科技文化建设与公民科学素养提升等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及自身的发展前景。

1 公众考古与教育

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为应对城市化发展对文化遗址带来的“建设性”破坏、文物交易市场扩展导致遗址盗掘案件不断增长等挑战,美国考古学界提出了“公众考古”(public archaeology)计划。最初的公众考古概念等同于“文化资源管理”(cul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发展至今,公众考古研究的内涵与外延均有扩展,包含了专业考古界与公众的沟通、公众考古教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及阐述与展示等诸多领域^[2]。其中,公众考古活

动的教育意义被许多研究者强调。针对无意于成为考古学工作者的社会公众,开展考古教育活动有何必要性?英国考古学家Don Henson将原因归纳为3点:公众对考古巨大的好奇心;即便大众媒介的发展拓宽了考古学与公众交流的渠道,正规教育活动仍可覆盖整个社会最广泛的受众;考古学在解读人类处境和人类度过漫长历史的经验中起到的重要桥梁作用仍未被社会各界(包括相关专业和部分从业者)真正理解^[3]。这3点原因同样适用于今日中国。

美国“公众考古”计划的倡导者之一查尔斯·麦克米西(Charles R·McGimsy)对“公众考古教育”所作的定义是:“公众在学校、公园、博物馆等场所了解并参与到实际或虚拟的考古工作中,并有能力参与历史学和考古学阐释的批判性评估,且能更好地理解过去如何及为何与现在相关。”^[4-5]由该定义出发,公众考古教育活动展开的场景,既可以是包括学校在内的传统教育场所,也可以是公园、博物馆等公众娱乐休闲场所;开展该类活动的途径是参与实际或虚拟的考古活动;此类活动的目的是使公众更好地理解相关历史,了解过去如何以及为何与现在相关,增强公众对考古学阐释进行批判性评估的能力。这正契合了公民“终身教育”的不同阶段,更有利于促进“终身学习”。

结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职研究员R·H·戴维等人对公民“终身教育”3个层面的界定及构建学习化社会的探讨,可将我国在教育层面进行的诸多公众考古探索活动进行分类^[6]。当前我国的公众考古活动形式多样、涉及群体广泛,在以学校教育为主的“正规”教育领域和正规教育制度以外的“非正规”教育领域均有诸多探索。这2个领域开展活动的主体主要为学校、考古学界(学者、高校、考古所)及博物馆。在“非正式”教育领域,公众考古教育活动则主要通过广播电视书籍等传统媒介及公众号平台等新兴媒体开展。由此可见,利用公众对于考古的好奇心开展的公众考古教育活动,为终身教育、终身学习开拓了更广泛的试验田,亦为构建学习化社会提供了更多可能性(表1)。

① 出自王涛在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公共考古指导委员会上的发言,题目为“中国公众考古学的百年回顾:从学者自发到学科自觉”。

表1 “终身教育”与公众考古活动

终身教育	公众考古活动	
	主要途径	实例
“正规”教育	考古进教材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进历史教材
	考古进课堂	大、中、小学的考古相关选修课、专家考古课
	馆校合作	北京市“社会大课堂”、曲江二小儿童博物馆
	考古进校园	“十大考古新发现”进校园
	考古培训班及夏令营	中山大学“历史、考古与文明”暑期学校、首都师范大学“大运河史地联合学术考察”研学活动
“非正规”教育	“游学”活动	尤里卡教育游学项目
	模拟考古	中山国考古探索中心模拟考古
	举办公众考古论坛、考古主题讲座或演讲	中国考古学大会、“仰韶文化考古发现与研究”系列讲座
	考古工地开放组织学习	首都师范大学业王遗址社区考古项目
	设立公众考古机构和社团	首都师范大学公众考古学中心、北京大学文物爱好者协会
“非正式”教育	考古主题纪录片、影视剧及综艺活动	《登场了!洛阳》《国家宝藏》《考古中国》《中国考古大会》
	考古主题公众号等	“考古观察猿”“挖啥呢”“文博中国”
	科普类考古读物出版	《考古入坑指南》《考古好玩》《考古有意思：秦始皇的兵与城》
	考古发掘成果展示	“百年百大考古发现”评选、三星堆新发现直播

于个人成长而言，参与公众考古活动亦大有益处。一项基于美国中小学校外STEM项目的研究显示，青少年参与非竞争机制的学习活动对其成长产生积极影响，“低利害”（low-stakes）的学习环境有利于学生（尤其是不受关注且科学自我效能低的学生）投入到自我感兴趣的主题活动中重塑信心。相对宽松自由的非正式学习环境，使学生的学习动机向内驱动转化，不再一味依赖外部激励。处于不同能力水平的学生可以结合自己的兴趣点，进行观察、研究并解决问题，进而与其他同学分享他的项目进展经历，这样的经历可以是成功的，也可以是失败的^[7]。这样低竞争性的学习环境更易培养合作而非竞争意识，进而促进学生自我学习及探索能力的提高。模拟考古、在地社区公众考古、博物馆及考古所实验考古等多种公众考古活动均可为学生提供此类低利害的学习环境。多种多样的活动内容，如拼斗拱、为出土文物编号保存、分辨土质土色、陶制品加工等，涉及的资料和工具往往是常见的生活、生产资料，能够给予学生真

实的问题情境，使学生在参与活动的同时，强调自我探索解决问题、动手学习、生活式探究等意识，从而解决生活中经常碰到的问题。

由美国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加德纳（H.Gardner）博士提出的多元智能理论（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 MI）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流行全球。该理论打破了过去单一智力评定标准，认为人类具有包括语言、空间、交际等在内的8个维度的智能，成年人的智能水平是不同智能协作运行的结果^[8]。这里的“智能”指的是“在特定文化背景下或社会中，解决问题或制造产品的能力”。一般的学校教育因其固有的教育模式很难达到学生在不同智能维度的自查和发展，考古活动则可为其提供更多可能性。据此理论，可将不同智能及与此相关的公众考古活动总结成图1。由图1可知，由于考古学本身涉及人类生活发展的方方面面，以此为依托开展的公众考古活动也可覆盖人类的全部8种智能，通过参与公众考古活动，青少年可以更好地进行自我智能觉知和

开发。

相比于“语言”“数字逻辑”“肢体动觉”等能力较易在现有的学科教育体系中考察与发展,“内省”“自然”“空间”等能力则不易被觉知、培养。然而这些能力的培养,对于促进人的、社会的丰富多元都起着不容忽视的正向作用。此前在“正规”教育及“非正规”教育领域公众考古实践的诸多尝试,因低利害学习环境、参与度更高的教学方式、多元的学习内容等因素,普遍得到学生及家长认可,活动参与度也较高。



图1 多元智能与公众考古活动(来源:作者自绘)

综合以上,公众考古在教育领域的相关实践不仅在学校教育层面发挥作用,于社会教育层面也不断产生影响。当前我国公众考古教育领域的优秀案例不断涌现,图书出版、馆校合作、主题游学等多种形式创新方兴未艾。但是,总体而言,规范化及考古与教育的深化协同程度不高。结合先进教育理念,深入开发公众考古教育的独特优势并形成可量化评估指标,以检验公众考古教育活动开展的有效性,推动考古学研究成果与教育领域更深层次的规律性转化,或许是下一步应该思考的问题。

2 在地社区的公众考古实践

“社区考古”在西方社会中是公众考古的一种十分普遍的实践形式。由“public”的“公共”定义出发,社区(community)作为西方社会中公民社会发展最基本的组织形态,“社区考古”通常被视为实现公共利益的一种实践手段;而由“public”的“公众”角度分析,“社区考古”则是按“社区”分类的面对特定社群的公众考古学,其实践活动需有针对性地满足“社区”这一群体的需求和兴趣^{[9][361-411]}。

2.1 近年来我国公众考古的实践探索

由于社会组织形式和政治体制的差异,以往我国的公众考古活动主要在教育、媒介传播等方面展开,而近年来许多高校结合考古所在地社区政府、学校及文保单位,开展了一系列有益探索,为未来中国社区考古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

2016年9—12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配合本科生田野考古实习,在河南省淮阳县平粮台遗址开展了“社区考古”项目^[10]。该项目由“社区考古调查”和“社区考古活动”2部分组成,通过调查当地的社会经济状况及遗产保护史配合开展公众考古活动。“社区考古活动”开展的对象主要是周边的2所小学,活动内容分为“考古课堂”“遗址现场参观”“互动手工”“考古大集”和“社区考古展览”,开展的场所分别是学校、考古现场及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②。受众群体通过考古课程、现场参观、游戏等形式了解考古与文物保护(图2)。

2020年10—12月,首都师范大学考古学专业师生在郑州市中牟县业王遗址进行田野发掘的同时,与当地政府、学校、文保单位合作开展了诸多社区公众考古活动。活动内容包括考古进校园、开放部分考古工地、体验考古发掘、参观考古基地等(图3)。团队梳理了以中牟县为主的郑州地区自新石器时代至今的历史时间轴,将业王遗址至于更广阔的描述语境中,配合该地区以往发掘的重要成果以及参与发掘的老师、同学、工人的卡通形象制成海报(图4)。

② 出自王思渝在第五届“中国公共考古·李庄论坛”上的演讲。

业王公众考古系列活动的受众群体包括以黄店镇第一初级中学、中牟县第六初级中学为代表的初中学生群体，中牟县文旅体局党组成员以及黄店镇领导带领的小型爱好者团队。活动开展过程中，中牟县文物保管所积极配合，并为考古进校园活动提供教具。活动得到了当地媒体的关注，中牟县电视台、郑州教育电视台及相关公众平台相继进行报道，直至2021年10月中牟县黄店镇政府的官方微信平台仍有相关主题文章推送。



(a) 游戏



(b) 现场参观



(c) 考古课程

图2 2016年平粮台遗址开展的“社区考古”项目
(来源:北京大学王思渝老师提供)



(a) 考古进校园



(b) 开放部分考古工地



(c) 体验考古发掘



(d) 参观考古基地

图3 2020年业王遗址开展的社区公众考古活动
(来源:业王考古队)



(a) 考古怎么挖



(b) 走近考古

图4 2020年业王遗址社区公众考古活动宣传海报 (来源:作者自绘)

2021年11月, 厦门大学历史系与殿基村政府合作, 在马道坪遗址建立“公共考古实验室”^[11] (图5)。地方政府为高校提供专门场所作为专业实习基地, 同时该基地也将进一步成为当地居民参与“社区考古”活动的重要场所。厦门大学与当地政府就此签署了谅解备忘录, 以明确双方今后合作的领域、组织形式、经费来源等基本事项。

从以上3个案例发散来看, 随着社会对考古学意义多元理解的加深和对考古重视程度的增强, 近年来我国在地社区开展的公众考古活动涉及的群体更加丰富且有向常态化开展、地域化深耕的发展态势。



图5 马道坪遗址上的“公共考古实验室” (来源:厦门大学葛威老师提供)

系列活动的开展,既增加了团队的工作积极性与荣誉感,也顺畅了与当地政府的沟通工作,事实证明了高质量的社区考古活动在提高当地居民文保意识的同时,有利于田野考古工作的推进^[12]。高校与科研院所通过与地方政府签订协议,为在地社区常态化开展公众考古活动提供思路^[13]。

2.2 西方国家的社区考古案例

西方国家的社区考古案例很多,部分对我国的中国特色社区考古发展有借鉴意义。较知名的案例有依托具体田野考古项目开展的土耳其CatalHoyuk遗址的“社区参与研究计划”、英国白鹰营(Whitehawk Camp)遗址考古项目^[9]³⁶¹⁻⁴¹¹、美国俄勒冈州考古路演(The Archaeology Roadshow)^[14]等,也有基于“非地缘型社区”的Dig Ventures网络平台、MicroPasts项目等。其中,美国俄勒冈州考古路演由波特兰州立大学(Portland State University)公众考古班学生发起,在当地机构、组织、部落、学生团体和企业的帮助下发展壮大,目前已在多地常态化举行并有望在整个俄勒冈州实现普及。考古路演的思路被当地卡顿伍德公民科学学校(Cottonwood School of Civics and Science)开设的面向幼儿园至八年级学生的科学、历史及地理课等课程借鉴,发展出了卓有成效的、基于项目的在地化教育实践,实现了考古学术成果向社会资源的良性转化。考古发现具有不确定性,许多杰出的遗物、遗迹分布于经济水平落后的乡镇地区。在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考古发掘地依托考古工地、当地政府与文保单位,配合融媒体开展公众考古教育活动,可以一定程度上打破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现状,为欠发展地区学生提供更多学习资源。进一步讲,考古成果地域化的资源转化,能够为文化遗产保护、乡村教育危机等当前我国许多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支持。

总体而言,当前我国的社区考古活动仍由考古学家及遗产研究管理者主导,社区公民参与活动的途径和方式比较固定。我国在发掘资格、遗产所有权及考古经费来源等方面均与西方不同,如何发挥体制优势,探索出公民深度参与的更多可能性,进而使社区考古活动常态化开展,仍是当下与未来需要努力的方向和持续具体的工作。

3 大变局下的传播媒介与公众考古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改变了中国社会,也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新闻传播生态。构成传播的“五要素”——传播者、内容、传播媒介、受众及传播效果被解构并重新定义,万物互联、全时在线的大数据时代,从个体到社会组织以及主流新闻媒体都身处信息传播的竞技场^[15]。“受众”向“用户”的转变,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主流媒体信息传播的权威性,也就从侧面增加了传播正确考古知识的难度。个体与新闻媒介、社会组织的同场竞技,造成了许多“伪科学”考古信息大量传播。

传播生态的变化亦使“媒介”的定义得到极大扩展。最初,媒介是那些被专业地用于信息传递的传播介质形态,是一种传递信息或价值观的中性工具,是一种显现的实存^[16],而当下,“媒介是人的延伸”^[17]。媒介正在由“传递信息的工具”转向“关系的纽带”,科技的进步使人们可以通过各种形式多样的载体延伸个人进而与他人建立联结^[18]。“人人互联,时时在场”,如前所述,互联网对旧有社会系统的渗透与解构已基本实现。根据最新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1年6月,我国互联网普及率达71.6%,网民规模已超10亿人。可见,数字网络已基本完成对社会个体的基础性接入^[19]。随着“永久在线,永久连接”逐步成为现实^[20],在此巨大变革的传播场域之中,中国公众考古也产生着新的变化。

3.1 由学者自发转向学界自觉

中国的公众考古实践几乎与中国考古学同时发端,经历了语言时代、文印时代、视觉时代直至传媒时代^[21]。前3个历史时期的考古学界因社会的推动和学科发展的需要,部分学者与专业媒体配合产出相关书籍、专门栏目。而当前基于5G技术的发展,媒介定义的重构,学界在传播场域中的单向输出模式有所改变,考古释读话语权下,在行业外部塑造了诸多“意见领袖”。这些“意见领袖”部分是专家学者、相关从业人员,亦有完全的“外行人”,由此就会出现诸如2021年3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三星堆考古新发现”直播中邀请盗墓类小说作家“南派三叔”引发争议的事件。考古学是有学科门槛的,非专业人士

的考古知识传递难免出现误读。由此,越来越多的考古学从业者突破传统的公众考古传播路径,直接成为考古类新闻产品的生产者。以微博为例,“考古人许宏”“考古君”“考古学人”等个体专家学者类账号数量激增,且许多粉丝量已突破百万人;“中国考古网”“河南考古”“人文考古书店”等行业专门机构账号也纷纷上线,各有特色。

3.2 融媒体助力公众考古传播指数级增长

5G时代的到来进一步推动了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深度融合,各地广播电台纷纷成立融媒体中心,许多考古类精品节目呈现出全平台传播效果。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1年3月20—23日连续4天在央视新闻频道推出的《三星堆新发现》直播特别节目为例,大数据检索、5G直播、AI呈现、融媒体专题、8K高清、微博热搜、B站“鬼畜”、多终端……近年来媒体领域最受关注的“关键词”集中体现,造就了连续霸榜“热搜”、话题层出不穷的现象级传播效果。随后四川广播电视台在2021年5月29—30日推出了全媒体直播特别节目《三星堆新发现·揭秘》,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学习强国等150多家媒体同步播出,抖音、微博、腾讯视频等网络平台重点呈现,Facebook等海内外社交媒体同频发布^[21],相关话题引发全民关注热潮,取得了全网17亿次的流量成绩^[22]。公众考古传播效果可以从三星堆遗址的游客接待量管窥。根据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官网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10月1日,三星堆共接待游客1.24万人次,较2020年同期增长588%;2日,游客接待量达景区当日最高承载量^[23]。

3.3 公众考古成果转化与再创造凝聚社会共识

“共识”(consensus)是“在一定的时代生活,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中的个人所共享的一系列信念、价值观念和规范”^[24]。社会是一个相互依赖的共同体,社会共识的塑造,有助于增强社会成员的凝聚力,也有助于社会成员以协商的方式化解冲突、减少暴力事件的发生。塑造社会共识,并不意味着否认个人的偏好和观念差异,也不意味着否认人们的利益偏好和矛盾,而是强调在合作的基础上,形成社会生活、社会秩序协调发展的局面^[25]。

河南卫视的牛年春晚和后续的岁时节日专题《唐宫夜宴》《中秋奇妙游》《端午奇妙游》等爆火节目,就是考古成果转化与再创造引领社会共识的优秀案例。《唐宫夜宴》的创作灵感来自现藏河南博物院的安阳张盛墓隋代乐舞俑,结合俑人形象赋予故事情节,没有大成本投入或大“IP”加持,却造就了“出圈”的传播效果。河南卫视的观众口碑也实现了从“土”到“中”的转变。这背后其实是公众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生机带来文化自信的自发追逐。

随着信息技术领域的发展迭代,考古学界的传播姿态更为主动,内容传播效果倍增,优秀的考古成果转化形成了新的社会共识,催生出“汉服热”“博物馆热”等现象。与此同时,盗墓主题作家作为嘉宾参与考古发掘解说、博物馆成网红打卡点一票难求、所谓“考古界”网络主播进墓葬探险等,这些事件背后折射出的泛娱乐化倾向又值得学界警惕。公众考古传播的目的并非娱乐公众,而是为公众文化事业服务,推动文明文化成果转化。

4 结束语

公众考古实践相比于传统考古学更具创造力和前瞻性。由于参与者的广泛性和多样性,公众考古实践事实上与多领域产生交互作用。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的社会关注度提升、学界自身的重视,更多围绕公众考古展开的实践活动日益丰富;随着社会物质文化水平不断提高,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文化需求也不断增加。考古学成果记录着先辈改变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诸多努力,建构了百万年的人类起源史和上万年的人类史前文明史,参考、印证、丰富、完善了文字记载以后的文明史。考古学作为链接古今之桥,其研究成果的社会化呈现对于深入发掘传统文化的现代生命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升社会文明程度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5G时代的到来,媒介场域的变化,公众考古实践也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从教育、在地社区与媒介3个层面进行考察,我国当前的公众考古活动内容、种类不断增加,载体与技术手段不断创新,各个领域的公众考古活动空前繁荣;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需要相关领域制定规章制度进行协同配合、深化发展。于学界而言,重

要的是明确开展公众考古活动的目的,在掀起“考古”热的同时,真正引导公众接触优秀历史文化、传播正确价值取向,进而凝聚科学的社会共识,“要立足中国大地,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26]。如果说现代考古学的发展构建起了古今沟通的桥梁,那么公众考古就是这座大桥的“使用指南”,引导更多的“今人”纵览先祖生活的“彼岸”风景,为更多公众开展考古科学普及、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形式多样的公众考古实践亦将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推动“第二个结合”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 [1] 国家文物局.国家文物局关于印发《“十四五”考古工作专项规划》的通知(文物考发〔2022〕10号)[EB/OL].(2022-04-22)[2023-08-20].http://www.ncha.gov.cn/art/2022/4/22/art_2318_45488.html.
- [2] 郭璐莎.文博大计,教育为先:浅析我国的公众考古教育[J].博物馆研究,2016(2):77-83.
- [3] MOSHENSKA G.Archaeology and education[C]//MOSHENSKA G.In Key Concepts in Public Archaeology. London:UCL Press,2017:43.
- [4] 崔玉范.美国的公众考古教育:实现文化遗产保护目的的一个途径[J].南京社会科学,2007(8):123-128.
- [5] 冯莉,马生涛.公众考古教育馆校合作模式与合作路径探析:以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为例[J].文物鉴定与鉴赏,2022(18):61-64.
- [6]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学会生存[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170-205.
- [7] 卓泽林.超越课堂:美国中小学校外STEM项目的实施和评估[J].中国电化教育,2017(11):80-86.
- [8] 霍华德·加德纳.多元智能[M].沈致隆,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16-30.
- [9] 秦岭,庞睿.发掘过去、发觉现在:以英国为例谈社区考古的理论与实践[C]//首都师范大学公众考古学中心.公众考古学(第一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361-411.
- [10] 王思渝.考古队与当地入:平粮台社区考古实践[EB/OL].(2017-05-03)[2023-08-20].<http://www.kaogu.cn/zixun/lizhuangluntan/2017/0503/58040.html>.
- [11] 浦城新闻.厦大考古队和殿基村的小朋友碰撞后,会发生什么?[EB/OL].(2021-11-24)[2023-08-20].https://mp.weixin.qq.com/s/0117E-9aUhULy_fAspjoZw.
- [12] 宁琦.在地社区公众考古教育的实践与思考[N].中国文物报,2021-01-29(007).
- [13] 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和南平市浦城县签署合作协议[EB/OL].(2022-07-13)[2023-08-20].<https://history.xmu.edu.cn/info/11111/1201.htm>.
- [14] 赵同霞.俄勒冈州考古路演:一种基于项目的在地化教育实践[J].上海教育,2020(35):17-19.
- [15] 喻国明.大变局下中国新闻传播的“变”与“不变”[J].教育传媒研究,2021(3):12-14.
- [16] 钱佳湧.“行动的场域”:“媒介”意义的非现代阐释[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3):26-40,126.
- [17] 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33.
- [18] 喻国明.未来媒介的进化逻辑:“人的连接”的迭代、重组与升维:从“场景时代”到“元宇宙”再到“心世界”的未来[J].新闻界,2021(10):54-60.
- [19] 喻国明,耿晓梦.元宇宙:媒介化社会的未来生态图景[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3(3):2,110-118.
- [20] 高蒙冲,崔淑妍.公众考古传媒举要[N].中国文物报,2015-07-31(007).
- [21] 丁道师.三星堆考古报道引发的思考:智能媒体融合报道将带给我们什么?[EB/OL].(2021-03-29)[2023-08-20].<http://news.hexun.com/2021-03-29/203303704.html>.
- [22] 廖山英,马予晨.新型主流媒体的突破与创新:以“四川观察”特别直播《三星堆新发现·揭秘》为例[J].现代视听,2021(12):57-60.
- [23] 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2021年国庆节假日文化和旅游市场每日小结(10月1日)[EB/OL].(2021-10-01)[2023-08-20].<http://wlt.sc.gov.cn/scwlt/wlyw/2021/10/1/1b23b9d9ac8c4b4a8ad4bc74f92c53a2.shtml>.
- [24] 韦农·波格丹诺,戴维·米勒.布莱克维尔政治制度百科全书[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166.
- [25] 喻国明,高琴.区块链技术下,主流媒体重塑社会共识的路径[J].传媒观察,2021(10):16-21.
- [26] 习近平.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推动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N].人民日报,2022-05-29(001).